三家詩遺說考

韓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四

王風

黍離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詩攷引）

案陳思王用韓詩

補〔後漢書郅惲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

有繼并放逐孝子

喬樅謹案後漢書本傳言惲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厤數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后廢太子意不自安故惲說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許聽惲再遷長沙太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韓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薛君注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巳兄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

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齎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

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

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喬樅謹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舊脫今據文選四子講德論註引外傳文補之漢唐漢書古今人表上之下作倉堂倉著古通堂與唐以同音假借左氏定五年傳堂谿氏後漢書延篤傳作唐溪是其證也

補玉篇心部愮憂也詩曰憂心愮愮

補衆經音義二詩云憂心愮愮

喬樅謹案毛詩作中心搖搖玉篇及衆經音義所引與毛氏文異蓋皆據韓詩之文

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

補後漢書劉寬對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喬樅謹案李賢注引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筭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而范書劉寬傳皆畧而不載疎矣

補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

韓詩曰佸至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佸會也韓詩訓佸爲至蓋以爲括之通假毛傳於下文羊牛來括訓括爲至於小雅車舝德音來括訓括爲會釋文云括本亦作佸此括佸通用之驗又廣雅釋詁括會至也是會亦有至義王氏廣雅疏證曰詩曷其有佸韓云佸至也毛云佸會也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佸其義一也佸括會古聲義

並同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文選三十四枚乘七發注○後漢書杜篤傳注

案此互見小雅鼓鐘篇

喬樅謹案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暢達也杜篤論都賦粳稻陶遂謂暢遂也枚乘七發陶陽氣謂達陽氣也是陶陶爲暢達之意暢對鬱言之人意鬱則憂思暢則喜樂故毛傳云陶陶和樂貌廣雅釋言亦云陶喜

也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戍守也韓詩訓爲舍者舍有止居之義謂屯兵於此止而守之也

中谷

中谷有蓷

韓詩曰蓷茺蔚也釋文

韓詩對曰蓷益母也陸璣草木疏

案陸璣草木疏云韓詩及三蒼說俱云蓷益母也益母卽茺蔚別名廣雅釋草云益母茺蔚也是已

補玉篇艸部萑蓷茺蔚也詩曰中谷有蓷

喬樅謹案此亦釋蓷爲茺蔚與釋文引韓詩說合是玉篇所引據韓詩之訓也

㗖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二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

趨車馳廹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

喬樅謹案惙毛詩作啜傳云啜泣貌釋名啜惙也心有念惙然發此聲也是啜惙音義並同胡

承珙曰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
弃已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
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自當在句首　傳寫者誤
倒之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皆作何嗟及矣
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
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
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之胡說是也

兔爰

有兔爰爰

韓詩傳曰爰爰發蹤之貌也○衆經音義二十三又華嚴經音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爰爰緩意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蹙也正義曰兔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急一緩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胡承珙曰箋云聽縱與韓詩義同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何傳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學

補太平御覽資產部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學卷八

百三十二

喬樅謹案說文罦覆車也从网包聲詩曰雉離于罦重文孚云罦或從孚則孚乃罦之或體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罿○薛君曰張羅車上曰罿也 御覽八百三十二

喬樅謹案尒疋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注覆車是兩轅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與也郭璞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掩鳥古者掩雉兔之網可

以同用覆車之爲製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即
薛君所謂張羅車上者是也
〔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罿 釋文

大車

毳衣如𧹞

〔補〕〔韓詩外傳曰〕𧹞異色之衣也 列子釋文下

喬樅謹案毛詩毳衣如璊釋文云說文作𣯌云
以毳爲罽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
之稱玉色如之今攷說文云𣯌以毳爲繝色如
虋故謂之𣯌虋禾之赤苗也从毛㒼聲詩曰毳

衣如𣯶許所引詩据三家今文虋卽穈字見集韵二十三魂毛詩作璊說文引詩作𣯶皆穈之假借耳列子釋文所引韓詩外傳疑是內傳之誤虋字葢𣯶之異文首章毳衣如菼菼爲草色二章毳衣如虋虋爲麻色穈虋亦一聲之轉故韓詩釋虋爲異色之衣也禾之赤苗者爲穈麻之異色者爲虋虋字从貢貢色不純也見高誘呂覽壹行篇注

謂余不信有如皦日

〔李善文選注十三〕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寡婦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皦日傳云皦白也釋文云皦本又作皎馬瑞辰曰皦皎皆當爲曉之叚借說文曉日之白也又曰皦光景流貌从白放故日光之白亦得曰皦

邱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喬樅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惟韓詩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舊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食同一句法今本作施施者乃後人據韓詩改之

鄭風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曰）蓆儲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及爾疋釋詁並訓蓆爲大惟說

文云蓆廣多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韓詩外傳二）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

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

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又〕曰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

至於顔叀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驪來驪來女不驪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周官保氏注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賈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然則詩言兩驂如舞者謂其騑驂之安行皆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

〔又曰〕顔淵侍坐曾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

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而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

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喬樅謹案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竝載此事揭席而起句荀子作越席新序作蹴席疑外傳本作躐席躐乃蹴之俗體因而譌爲揭字耳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句荀子書之下有馭字銜體新序作御體

叔在藪

韓詩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二

案毛詩釋文亦引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盡郎內

傳之文

兩驂鴈行

韓詩曰兩驂鴈行○薛君曰兩驂在右騑驂文選二十曹植應詔詩注

清人

二矛重鷮

毛詩釋文喬韓詩作鷮

喬樅謹案毛詩重喬傳云累荷也箋云雉名所以縣毛羽也鄭氏用韓義詳見魯詩遺說攷

河上乎消搖

韓詩內傳曰逍遙也（文選南都賦注）

案文選注本作外傳外傳乃內字之譌此逍遙也乃河上乎消搖之訓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又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卽本韓詩訓義

羔裘

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

韓詩曰侯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侯君也尒疋釋詁同馬瑞辰

曰左氏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
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
也尒疋釋詁烝皇君也廣雅釋詁皇烝美也胡承珙曰洵直且侯總
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卽司直之直
侯卽美士爲彥之美當從韓義爲尤

韓詩外傳二崔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
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
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
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
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

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喬樅謹案恂毛詩作洵傳云洵均也訓與韓異叔于田詩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是讀洵爲恂

以洵爲恂之叚借說文恂信心也尒疋釋詁詢信也亦假洵爲恂字溱與洧洵訏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偷毛詩作渝渝變也渝偷古相通用韓詩偷字義當亦從毛訓變謂見危授命至死不變也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韓詩外傳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

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喬樅謹案公正而好直句舊脫正字則父也句舊脫其字今並據御覽四百三十八所引補之

〔又外傳九〕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亡

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涿聚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下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涿聚本皆作鄒聚今据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校正

〔又曰〕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

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荆伯柳為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之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躬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舊本脫去曰是非子之讎也以下十八字今据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之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二〕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又外傳九〕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情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

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聲名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覇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

喬樅謹案彼已之子毛詩皆作彼其新序節士義勇兩篇引詩皆作彼已與韓文同毛詩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胡承珙曰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崧高之近

箋云聲如彼已之子之已皆然然其字亦必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候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已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及此詩三章韓外傳引皆同是也若文選陸士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又謝元暉答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此毛詩皆韓詩之誤

東門之墠

韓詩傳曰墠猶坦也華嚴經音義上

案毛詩釋文東門之壇音善依字當作墠是毛詩

作壇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今定本作墠

喬樅謹案毛傳云壇除地町町者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軻之閭謂夷軻之里令平其地也是毛詩本假壇爲墠字故義與韓同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空墠猶言空坦也皆壇墠通假之證然則定本作墠益據韓詩改之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

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蓺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九○事類賦注二十七

喬樅謹案蓺文類聚引靖字亦或作靜太平御覽引靖善也善亦或作樂樂蓋字之誤也毛詩有踐家室傳云踐淺也訓與韓異攷禮記曲禮曰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云踐讀曰善正義曰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亦可訓爲善矣

風雨

風雨湝湝

補說文水部湝湝寒也詩曰風雨湝湝

喬樅謹案毛詩作風雨淒淒許所據詩與毛文異依三家之文也攷玉篇湝下亦引詩風雨湝湝又廣韵十四皆湝戶皆切風雨不止卽釋此詩風雨湝湝之文疑出於韓詩說

鷄鳴嘐嘐

補廣韵五肴詩云雞鳴嘐嘐

喬樅謹案毛詩作鷄鳴膠膠傳云膠膠猶喈喈也是毛氏古文以膠爲嘐字之假借廣韵引詩蓋據韓家之文

子衿

子寧不詒音

韓詩曰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喬樅謹案詒毛詩作嗣傳云嗣習也箋云嗣續也訓義與韓不同胡承珙曰詒嗣音本相近尚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畧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

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補御覽平原懿公主誄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聊樂我魂

（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文選二十八鮑昭東武吟注○又卷九曹大家東征賦注○又十四鮑照舞鶴賦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文同魂字毛詩作員釋文曰員本亦作云正義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詞也臧鏞堂曰此魂字乃云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非喬樅謂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強同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此詩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而獨

以縞衣綦巾者爲聊樂我魂其情深如此下章言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神傷而樂則神怡故韓詩以魂爲神其說殆未可厚非也

出其闉闍

補　玉篇門部闉城內重門也詩曰出其闉闍喬樅謹案毛傳云闉曲城也鄭箋云闉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皆與此訓異如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說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宛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文選射雉賦注

喬樅謹案薛君訓青爲靜葢以青爲淸字之假借

玉篇面部䀌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淸揚䀌兮今作婉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一作靑陽宛兮攷初學記七引外傳淸揚婉兮今本外傳一同並與詩攷不合玉篇引作淸揚䀌兮集韵二十阮引詩同又魏文帝善哉行云有美一人婉如靑陽見

藝文類聚四十一馬瑞辰以韓詩外傳青陽宛兮爲皆叚借字玉篇集韵作畹爲後人增益之字說文云婉順也方言曰美目謂之順順與美同義

韓詩外傳二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閒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目夫齊程本于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賻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喬樅謹案初學記十七引外傳文有闕作甚說又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外傳本脫來取二字束帛下衍十匹二字攷說苑尊賢篇作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家語致思篇亦與初學記同今據初學記引訂定又士不中間而見外傳本及初學記並作士不中道相見字有譌誤攷御覽四百二引說苑作士不中閒而見注云中間謂介紹也今說苑本作士不中而見無閒字家語作

士不中閑見無而字今據御覽所引說苑文校正

溱洧

韓詩內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俗至俱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藝文類聚四

溱與洧方洹洹兮釋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同　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

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蕳兮秉執也蕳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又史記鄭世家正義○又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又御覽五十九又一百五十九

喬樅謹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十八引韓詩章句及一百五十九引韓詩並作渙渙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洹洹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士與女方秉蕳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祓除邪惡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辰于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太平御覽卷三十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執蘭草祓除不祥宋書十五○又初學記三十六

喬樅謹案釋文蕑韓詩云蓮也攷諸書所引韓詩皆作蕑蘭也三月桃花水時蓮尚未華蕑蓮之訓當是釋陳風澤陂詩有蒲與蕑而陸氏誤入在此耳澤陂篇首章有蒲與荷三章云有蒲菡萏皆指蓮言故二章蕑字韓詩亦訓爲蓮也

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漢書溝洫志注○韓鄂歲華紀麗一

韓詩云溱洧有二水三月上巳鄭國常於水上招魂續魄五行大義卷三

韓詩曰秉蘭水上輔廣叶韻攷與祓除氛穢羅願尒疋翼四

喬樅謹案宗懍荆楚歲時記引作祓除歲穢黃朝英緗素雜記四引作祓除氣穢

恂盱且樂

韓詩曰恂盱樂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洵訏傳云訏大也與韓義異據漢書地理志引詩亦作恂盱且樂是齊韓文同馬瑞辰曰說文恂信心也恂爲本字洵爲叚

借字訏者盱之通假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是盱有樂義从韓詩訓樂爲是古人用字不嫌詞複恂盱且樂與詩詢美且都句正相似盱又通作吁大戴禮四代篇子吁然其色少間篇公吁然其色王尚書曰吁皆喜貌是也

贈之以勺藥

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别贈此草也釋文

喬樅謹案范氏補傳七及史能之咸淳毘陵志引薛君注云勺藥離草也陳啓源曰宋董氏因

韓詩離草語遂疑勺藥是江離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床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有之本艸注言未結根者爲芎藭大葉似芹者爲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爲蘼蕪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勺藥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蘪蕪勺藥芎藭夫蘼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而山海經與勺藥並偁董以勺藥爲江離或非誤馬瑞辰曰案崔豹古今注芍藥一

名可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正與韓詩以芍藥爲離草合參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義卽本於韓詩以勺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耳

漻其清矣

韓詩內傳曰漻清貌也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瀏其清矣梁處素云按瀏漻通疑是此章今案莊子天地篇漻乎其清也釋文云李良由反清貌是讀漻音爲瀏文選甘泉賦注引孟康曰瀏清也文賦注引字林曰漻清

流也廣雅釋詁云漻清也又此詩毛傳瀏深貌

說文水部瀏流清貌詩曰瀏其清矣又云漻清

深也則漻瀏音義並同內傳或譌作外傳非是

韓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五

齊風

雞鳴

（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喬樅謹案御覽一本作幾人也纔者讒之譌字

玉海三十八引作說人也誤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薛君曰）雞遠鳴蠅聲

相似也（同上）

喬樅謹案韓詩以雞鳴為讒人則所謂雞遠鳴與蠅聲相似者謂讒人之言以似亂真也劉向列女傳載緹縈歌雞鳴之詩又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皆以此詩為無罪被讒之作與韓同義

嬿

予之嬿兮

韓詩曰嬿嬿好貌（釋文）

喬樅謹案嬿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見漢書地理

志注毛詩訓還爲便捷之貌釋文云便捷本亦作便旋是毛義與韓詩相近馬瑞辰以毛傳假還爲還還字說文還疾也儇急也儇義亦與還近又曰按還旋古通傳便捷當用釋文作便旋據下章子之茂兮子之昌兮茂昌皆爲好則還者嫙之假借從韓詩訓好爲是

並驅從兩肩兮

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豜攷說文

豜三歲豕肩相及者詩曰並驅從兩豜兮作豜者亦三家詩今文豜字從豕本爲犮豕之名小尒疋曰豕之大者謂之豜是也尒疋釋獸曰麕絕有力豜韓詩毛傳並云獸三歲曰肩肩卽豜之消文高誘呂覽注亦曰獸三歲曰猏豜猏字同是凡獸之大者亦通稱曰豜也

遭我乎狃之閒兮

韓詩傳曰遭遇也華嚴經音義二

揖我謂我嫙兮

韓詩曰嫙好貌釋文

喬樅謹案嫙毛詩作儇傳云利也與韓義異王氏念孫曰詩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从韓詩作嫙訓好義亦同馬瑞辰曰王說是也嫙通作孉玉篇嫙好貌或作孉又通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廣雅婘好也毛詩作儇者音近假借傳以利釋之方言說文並曰儇慧也慧者多便利與還爲便捷義相近故箋以爲報前言還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文選秋胡詩注○又十九神女賦注○又二十七曹植美女篇注○又二十八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神女賦注韓詩曰東方之日無兮字引盛美作美盛如作若又神女賦注引詩東方之日兮有兮字美女篇注同引薛君章句作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毛傳釋此詩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二章傳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

二章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箋說與傳異毛鄭義又均與韓詩不同馬瑞辰曰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月出皎兮毛傳云喻婦人有美白皙也宋玉神女賦其始出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語本此詩韓說於義爲協

在我闥兮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闥門內也與韓詩義同胡承珙曰西京賦重闈幽闥薛注宮中之門小者曰

閩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卽闡字漢人多作闡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闥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尒疋曰小閨謂之闥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闥韓詩云門屏之間亦是謂門以內也

南山

雄狐夊夊

補玉篇夊䟢夊行遲皃詩云雄狐夊夊今作綏喬櫾謹案夊訓行遲皃此詩之本字作綏者古

文同音通假字也玉篇艸部葼音緵胡葼香菜葼艾並同上廣韵六脂亦同是葼夊古通之證毛詩傳云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别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皆無行遲之訓玉篇所載夊字訓義蓋據韓說云今作綏者時人習見綏罕見夊故改三家之文從毛作綏也

南山

横由其畝横由一作從横

(韓詩)曰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釋文

詩云從橫其畝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衆經音義三〇又見卷六

韓詩說曰南北曰從東西曰廣衆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衡從其畝與韓文異臧鏞堂曰東西曰廣廣即橫之譌此不然也衆經音義二釋從廣引小爾疋曰從長廣橫也凡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此事之恒也又卷三引周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橫也則縱廣即從橫廣輪猶橫從也東西曰廣非橫之譌字明矣馬瑞辰曰衡即橫也古由從二字同義

說文䌛隨從也由或䌛字故通用韓詩又作從橫其畝蓋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

娶妻如之何

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衆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此句毛詩無傳釋文云取七喻反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引詩及傳云云段氏玉裁曰元應所據詩與陸異疑是韓詩胡承珙曰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是用三家詩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皆三家字異耳

敝笱

其魚遺遺

韓詩曰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喬樅謹案遺遺毛詩作唯唯傳云出入不制也

義與韓同攷玉篇䢌䢌魚行相隨廣韵五旨䢌

魚盛皃皆本此詩韓詩遺遺即䢌䢌之渻毛詩

唯唯又䢌䢌之叚借鄭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

皃玉篇之訓即用鄭義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曰發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正義以爲夕時發行惠氏棟曰小宛詩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焦氏易林云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義皆與韓詩合胡承珙曰毛傳亦是以發爲旦與韓同義自夕發至旦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參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卽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旦耳正義皆未

悟傳意

猗嗟

猗嗟顒兮

補玉篇頁部引詩云猗嗟顒兮顒眉目閒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顒本亦作名攷毛詩猗嗟名兮傳云目上爲名玉篇所引是據韓詩故文與毛氏異鄭風野有蔓草詩清揚婉兮玉篇面部引韓詩云清揚𥇣兮皆毛用古文叚借字韓詩用今文正字與此可互相證明也

舞則纂兮

韓詩曰舞則𩕆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文選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十七傅毅舞賦注引韓詩文同惟應上無則字𩕆毛詩作選選𩕆以聲近通假柏舟詩不可選也後漢朱穆傳注引絕交論作算字亦以聲近通假選之或爲𩕆猶饌之或爲籑譔之或爲篹也馬瑞辰曰按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周官鄉大夫鄉射教五物五曰興舞又大射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

舞之證皇侃論語疏釋與舞云射容與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卽與舞耳薛君言其舞應雅樂卽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

四矢變兮

韓詩曰變易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如箋所云是周官保氏五射所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攷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

矢相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詩訓變爲易言每射四矢皆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井儀者賈疏釋井儀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參矢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然則井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參連之四矢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而要皆五射之事焉瑞辰以韓詩變易之訓爲失殆未攷耳

魏風

葛屨

纖纖女手可以縫裳

〔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文選古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摻摻女手傳曰摻摻猶纖纖也此毛公以今語喻古語古詩云纖纖擢素手本韓詩語也摻者纖之假借纖者攕之詁訓說文云攕好手貌从手韱聲詩曰攕攕女手文雖不同而義與韓詩適合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

攕則說文所引據魯詩之文也易林曰摻摻女手紡績善織是齊詩文同毛作摻摻攕古通段氏玉裁謂俗改攕作摻殆未必然纖義訓細頎人詩手如柔荑卽纖纖之貌也

汾沮洳

彼巳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巳以受人旁

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盜盜乎其易不可失也嗛乎其廉不可劌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初學記十五

喬樅謹案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謂樂卽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是也合於琴瑟則有章曲矣韓義亦與毛同謠古文作䚻說文云䚻徒歌从言肉聲徒歌則不必有章曲孫炎釋尒疋徒歌謂之謠云聲消搖也是已謠字又通作繇廣韻繇下引詩曰我歌且繇亦三家之異文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九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

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沉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岵

予子行役

（韓）詩曰年二二十行役毛詩比風疋義

伐檀

坎坎伐檀兮

（補）玉篇土部詩云坎坎伐檀斫木聲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坎或作竷重文埳云埳亦

與坎同攷齊詩石經亦作埳埳又伐木篇坎坎鼓我說文引詩作竷竷鼓我則作竷者疑齊詩之異文毛傳云坎坎伐檀聲此云斫木聲也是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訓義

補漢書王吉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今據王吉疏亦以伐檀爲刺不用賢王吉治韓詩者是韓毛義同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文選二十潘岳關中詩注○又廿五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三十四曹植七啟注○三十七曹植求自試表注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素飡

〔韓詩外傳二〕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

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又曰〕晉文侯使李離爲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君曰棄位委

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李離爲理本作爲大理據御覽二百三十一引無大字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是祿字今從之又臣之罪當死舊脫臣字誤重一罪字今删補亡國疑是忘國之譌

補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補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三國魏志注引

喬樅謹案三國志華歆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曰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魚豢嘗從問詩禧說齊魯韓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今覩魚豢說伐檀詩云云與曹子建語合是豢亦習韓詩

也

河水清且淪猗

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釋文

喬樅謹案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李善注引韓詩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從流卽順流也馬瑞辰曰廣雅釋詁淪順也韓詩訓淪爲順流而風正與淪義近順流則波恒小亦與尒雅小波爲淪義合釋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理亦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爲善

碩鼠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又〕曰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去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趣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

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喬樅謹案外傳一本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盧氏文弨云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耳又新序節士篇亦重適彼樂郊句更可証矣又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外傳本脫去一鼓字人字今據新序補之去不善而從善舊脫去而從二字衍一兮字今亦據新序改正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二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稻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

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賊盜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唐風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章句曰聿辭也

三字見文選江賦注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文選廿一張景陽咏史詩注○又見廿二沈休文鍾山詩注○廿八陸士衡長歌行注○三十沈休文學省愁臥詩注○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注○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四十七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

喬樅謹案詩箋云是時農功畢是歲莫爲歲晚之候今據薛君章句以歲莫言君之年歲已晚其義與毛詩異

職思其憂

補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山有樞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二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

弊性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喬樅謹案弊性事情本皆作敝事情趙懷玉校本從說苑政理篇改之勞力教詔說苑力作煩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勞手足煩教詔與外傳文微異

補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摟摟亦曳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毛詩作婁乃摟之古文叚借字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詩外傳引詩皆作婁卽顧氏所云或本蓋後人

依毛詩改之耳

椒聊

彼己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二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賤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

義曰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綢繆

見此邂覯

韓詩曰邂覯不固之貌釋文

喬樅謹案鄭風邂逅相遇毛傳云不期而會曰邂逅此詩見此邂逅毛傳云邂逅解說之貌韓詩釋邂覯又云不固之貌陳啟源疑此邂逅與鄭詩有別胡承珙曰邂逅但爲會合之意淮南俶眞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

也毛傳云解說之貌郎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書鄧后紀曰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遘會與韓詩不固義近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

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歟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反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翕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

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外傳悠悠倉天今外傳本誤蒼非禮記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皆以倉爲蒼字

父母何嘗

韓詩外傳三詩曰父母何嘗

有杕之杜

逝肯適我

（韓詩曰）逝及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逝作噬傳云噬逮也與韓文異而義同毛傳於邶詩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爲逮訓逮爲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噬字卽逝之叚借

生於道周

（韓詩曰）周右也釋文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釋文載韓詩云周右也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此

誤也道周與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詩訓周為右非道周直作右字馬瑞辰曰右周古音同部周即右之叚借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禂也壽从𠃬聲𠃬从又聲右从又又亦聲皆與周通用毛傳訓周為曲據蒹葭詩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即屈曲也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矣

采苓

苟亦無信

韓詩曰苟且也眾經音義二

喬樅謹案毛傳苟誠也箋云苟且也此鄭用韓

義段毛也段玉裁謂毛傳以苟即果之雙聲假借馬瑞辰曰說文苟艸也訓誠又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也苟假雙聲苟與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爲姑之叚借此詩苟字當从箋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

秦風

車轔

寺人之伶

韓詩曰伶使伶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令令伶蓋古今字說文伶弄也使伶也與韓詩義同廣雅令伶也玉篇伶使也亦本韓詩又毛傳訓寺人爲內小臣攷周禮天官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諸侯之官寺人兼掌內外使令不必天子之備官故傳以內

小臣言之猶文王世子之內豎是也毛詩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馬瑞辰據燕禮小臣戒與者疏言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言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令是諸侯小臣兼大僕實掌君出入之教令經作寺人者即侍人之省非謂周官寺人之官也喬樅謂馬說非是案燕禮云遂獻左

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注云內小臣奄人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是諸侯本有內小臣之官小臣師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又大射儀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南面北上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又云小臣正贊袒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是諸侯小臣之官有小臣正又有小臣師大射禮以小臣正當大僕之事小臣師佐之燕則禮輕以小臣師一人相君燕飲而已小臣之與

內小臣判然各別如是馬乃以傳之內小臣爲卽小臣之官誤矣王寺侍音近義本相通鄭君周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是已侍者取其親近侍御之義故大僕小臣皆得稱侍從而侍人則奄官名也豈可爲僕御侍從之臣通稱乎詩寺人作侍自是寺之古文寺乃其假借字耳

小戎

文茵暢轂

補 玉篇艸部茵蓐詩曰文茵暢轂文茵虎蓐

喬樅謹案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此引詩以文茵

爲虎辱是據韓家訓義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貧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貧勇悍者不以衞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鬥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

板屋亂我心曲

俴駟孔羣

韓詩曰駟馬不著甲曰俴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俴駟四介馬也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義與韓異胡承珙曰韓說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二俴字相近然淸人明言駟介成二年左傳鞌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車之備豈反以不介爲詞韓義似不如毛馬瑞辰曰按韓說是也管子參患篇注云俴謂無甲單衣者又云俴單也人

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按人無甲謂之俴馬無甲亦謂之俴其義正同成二年左傳不介馬而馳之正詩俴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俴駟不介馬也後人譌爲四介馬也箋遂以俴淺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䟫馬義與無甲曰俴正同䟫卽俴音之轉俴又通帴考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帴也注引鄭司農云帴讀爲翦元謂翦者如俴淺之俴馬融尚書資淺納日注淺滅也俴義同翦訓滅故得爲駟馬不披甲之稱喬樅謂馬之申明韓說其義是巳然以毛傳俴駟

四介馬也爲不介馬之譌則說近牽强毛傳師承旣異訓義不能無殊必欲强比之使同則失漢人治經之師法矣此詩小戎俴收傳訓俴爲淺故箋於俴駟卽用俴淺爲義謂以薄金爲甲之札古之戰馬皆著甲以金爲札金厚則重故云俴謂以薄爲善也韓則訓俴爲駟謂馬不著甲以示其驍勇猶鄭詩之美大叔于田言其袒裼暴虎也

蒙厖有苑

補玉篇盾部厖盾也詩曰蒙厖有苑

喬樅謹案毛詩作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也苑文貌釋文伐如字本或作瞂音同玉篇引詩瞂作瞂苑作菀與毛氏字異是據韓詩之文商頌長發武王載旆說文引詩作載坺小雅六月白旆央央釋文本作白茷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旆與茷古今字殊是古文茷坺通用可證小戎詩蒙伐韓詩作瞂皆古今字之異也又玉篇重文瞂下云同瞂此為唐上元末孫強增加之字非顧氏舊本玉篇凡五百四十二部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

二十九言孫氏上元本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宋陳彭年輩之所廣益也

再寢再興

補曹植應詔詩騁騑驂倦路再寢再興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於騁騑驂句引韓詩曰兩驂雁行於再寢句引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故毛詩載寢載興不作再字子建用韓詩故文與毛異李善引毛詩亦作再乃順子建本詩之文耳

蒹葭

宛在水中持

韓詩曰宛在水中持。薛君曰大渚曰持（文選廿六潘安仁河陽縣詩注）

喬樅謹案持毛詩作沚傳云小渚曰沚與韓義異沈清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持李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渚曰持以証之俗本改詩中持字作時改注中所引作沚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褰裳順蘭沚注引潘安仁詩歸雁映蘭持沚與持同據此知潘詩實作持也詩既作持則注亦作持矣若仍

作沚字是與毛詩同李善何不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於枝洔之中郭璞注水岐成洔洔小渚也音沚即此學者罕見洔字但知據今改古並及潘詩王氏詩攷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洔字矣胡承珙曰洪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洔即沚尒疋釋文亦云沚本作洔然果洔沚同字則薛君所引亦尒疋文不應大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說文洔水暫溢且止未減也此義雖不見他書要可識洔非是沚字薛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終南

顏如渥沰其君也哉

〔韓詩〕曰沰赭也釋文

案外傳作渥赭與毛詩釋文所引異

〔韓詩外傳〕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喬樅謹案毛詩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

如㫻漬之丹言赤而澤也與韓詩文異馬瑞辰曰按邶風赫如渥赭箋云赭丹也此詩釋文引韓作沰云沰赭也沰與赭音義同是知此詩毛本作渥赭故韓詩得通作沰箋云顏色如㫻漬之丹亦以丹釋經赭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則陸所見經本已誤

有杞有棠白帖五

案王伯申云白帖所引殆韓詩也伯申經義述聞辨毛詩有紀有堂紀與杞通堂與棠通與上文條

梅爲一例其說至確今以白帖證之乃知三家詩今文固作有杞有棠也

黃鳥

補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肝腸

喬樅謹案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與子建詩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語合仲遠用魯詩子建用韓詩是此篇詩魯韓說

同

補曹植魏文帝誄追慕三良甘心同穴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彼蒼者天

補曹植卞太后誄竊莫酷斯彼蒼者天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封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請使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

問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

喬樅謹案鴥毛詩作鴥宋綿初云廣韵鴥鳥飛快也鴥字書音聿疾飛貌木華海賦鴥如驚鳧之失侶字異而音義並同鬱或亦作宛周禮鄭氏注引詩曰宛彼北林宛音鬱與鬱字通史記倉公傳寒濕氣宛卽氣鬱也

喬樅又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今本外傳脫去据文選五十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外傳有此語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引同今爲補

之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讎

（補）吳越春秋二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讎

喬樅謹案讎毛詩作仇長君用韓詩故文與毛氏異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後漢書馬援傳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氏詩敘同云念母之不見者時穆姬已卒不可復見故繼之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詩二章曰悠悠我思卽所謂念母之不見也毛詩序曰渭陽念母也詩皆言送舅之事因見舅而念母思慕深極言不盡意故序云念母言之正義以爲思念母之不見舅歸則詞義淺近且與下文語意不貫矣其說幷是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 通典五十五 ○〈傳曰〉周夏屋而

商門

喬樅謹案盧氏文弨云通典於殷商屋句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亦當是韓詩傳也今攷此詩夏屋毛傳云夏大也屋字無訓箋云屋具也正義據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引王肅述毛以夏屋爲大屋鄭意以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皆說飲食之事義與毛異楊升庵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詞大招夏

屋廣大楊子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卽爲大屋楊說雖辨然不敢信胡承珙曰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常語不煩詁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然鄭箋大具之訓似與經文更合喬樅攷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一居處部引崔凱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殷商古並通用殷屋卽商屋也是商屋夏屋爲殷周宮室之異制後人因以爲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竊意殷屋之名取義於中

中正也商從冏章省聲章亦正也余疋釋山曰
上正章是其義已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
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
大寢也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
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
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然則殷屋即重屋四
夏即四阿夏者廈字之叚借以其正中爲室四
面有霤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爲正室中
半以南爲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爲重
屋古人宮室中爲大門左右爲塾塾皆有堂室

攷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塾前後正中之處說詳余夾室攷故曰南門周人夏屋皆爲重簷亦四面有霤損益殷制而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爲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爲南北簷皆以近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者大門也大門之爲夏門猶高門之爲皐門正門之爲應門也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

亥其稱名之意亦取義於大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六

陳風

東門之枌

穀旦于嗟

（毛詩釋文）差韓詩作嗟

喬樅謹案毛詩穀旦于嗟釋文曰旦鄭音曰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

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據此是毛義與韓詩異王肅本差作嗟從韓詩則且作且當亦從韓詩也馬瑞辰曰嗟說文作𧪬云𧪬嗞也又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于又訏字訓一曰訏𧪬又通作𨲠尔疋嗟咨𨲠也玉篇𨲠憂歎也古吁與訏多消作于嗟與𧪬多消作差易大耋之嗟荀本作差是也此詩于差卽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箋讀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鄭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又鄭志答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

呼嗟猶吁嗟也古者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陳風好巫故曰穀且于嗟且爲句中助詞穀且吁嗟猶言善吁嗟也下章穀且于逝亦當訓爲吁嗟逝噬古通用噬音近舒史記陳筮郎戰國之田荼釋名嗚舒也說文嗚字注引孔子曰嗚盱呼也于逝猶盱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鬷邁

補 玉篇夂部𤼵數也詩曰越以𤼵邁

喬樅謹案鬷毛詩作𤼵玉篇引詩與毛氏字異是據韓詩之異文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韓詩外傳二 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書矣子夏對曰書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天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

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卲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旣立而巳矣不能見其裏葢謂精微者也

案毛詩釋文樂飢本又作𤻲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逕詩本又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𤻲字當從疒下尞案說文云𤻲治也𤺊或𤻲字也壽祺謂鄭箋作𤻲飢𤺊卽𤻲或字是鄭從韓詩沈氏說未諦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鼎食注引詩可以𤻲飢𤻲與療音義同庾

信小園賦亦作療飢

喬樅謹案療飢毛傳作樂飢樂者療之消借療者𤺋之或體也𤺋從疒樂者臧鏞堂以爲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是也詳見魯詩遺說攷趙懷玉校語云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叢子論書篇皆作讀書其作詩者疑爲後人妄改今據二書以復其舊又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十字本皆脫佚今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九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墓門

歌以誶止

〔韓詩曰〕訊諫也〈釋文〉

喬樅謹案訊當作誶詳見魯詩遺說攷諫舊作諫誤毛居正云說文諫數諫也從言從東七賜反又案列女傳八引詩歌以訊止廣韵六至引詩歌以誶止皆不作之字詩此章歌以訊止與上文有鴞萃止以二止字相應爲語辭猶上章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以二之字相應爲語詞也今本止作之乃因形近而譌耳

防有鵲巢

誰侜予娓

（韓詩曰）娓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娓毛詩作美美娓古以聲同通假說文娓順也順亦與美義近馬瑞辰曰說文媄女好也是美之字正作媄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媺葢古文媺从微省微尾古通用故媄又借作娓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邛有旨鷊

補（玉篇艸部）虉小草有雜色似綬詩曰邛有旨虉

喬樅謹案虉毛詩作鷊字不從艸此古文之叚

借韓詩用今文故作鷊字說文艸部引詩作虉亦據三家之文玉篇重文虉下云同鷊即據說文所引詩字增入也

心焉惕惕

郭璞尒疋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也

案尒疋釋訓惕惕愛也郭注引韓詩云以證惕之言愛其義與毛傳異

喬樅謹案毛敘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傳訓惕惕云猶忉忉也則毛以惕惕亦爲憂讒之意集傳因韓詩有說人語

遂據此疑爲男女之詞胡承珙曰案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子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澤陂

有蒲與蕑

韓詩曰蕑蓮也釋文

喬樅謹案此條陸氏入溱洧篇今訂正之釋文云與蕑毛古顏反蘭也鄭改作蓮練田反夫渠

實也鄭箋葢據韓詩爲說蕑字得訓爲蓮者蕑即蘭也蘭从闌聲蓮从連聲闌連古以同聲通用伐檀詩河水清且漣猗釋文漣本亦作瀾說文水部瀾或从連作漣是其證已蕑本訓蘭又以聲近假借爲蓮字蘭與蓮皆澤中之香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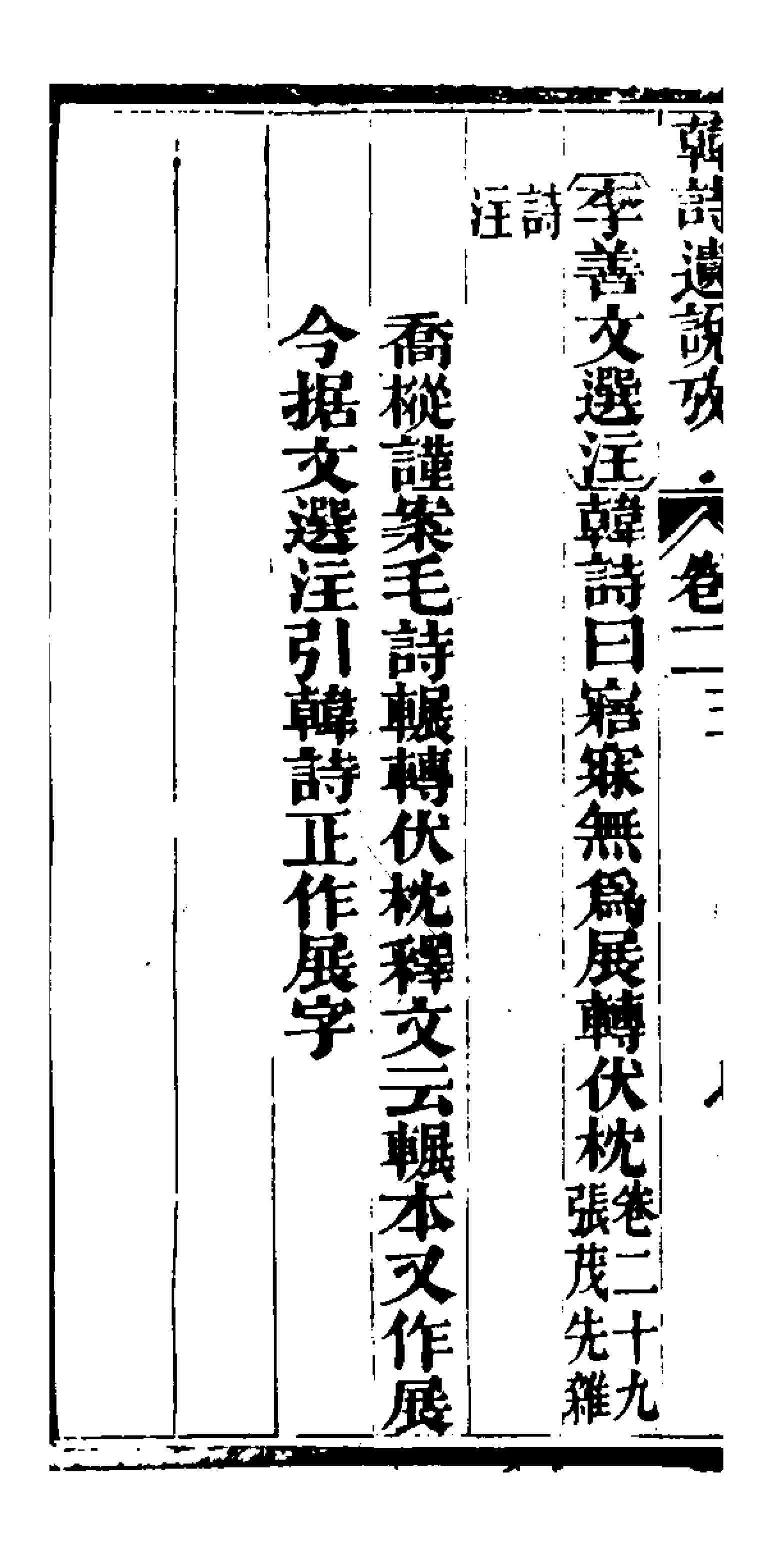
有美一人碩大且嫷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嫷○薛君曰嫷重頤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

案說文女部嫷下引詩同從韓詩也毛字作儼釋文云本又作曮魚檢反矜莊貌

嬌樅謹案廣雅釋詁嬌美也正釋韓詩嬌字淮南修務訓云嚬輔搖高誘注曰嚬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云靨輔在頰則好高誘注曰靨輔者頰上窐也皆與韓詩嬌字義近是重頤亦為貌美好胡承珙曰毛詩釋文儼本又作曮案曮字當作嬐玉篇嬐女好貌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釋文一本所作即此字無疑傳寫誤為曮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婘宋本釋文有誤作睠者是也

寤寐無為展轉伏枕



李善文選注韓詩曰窹寐無爲展轉伏枕卷二十九張茂先雜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輾轉伏枕釋文云輾本又作展今据文選注引韓詩亦作展字

檜風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喬樅謹案王吉治韓詩此所引詩說即韓詩內傳之說也毛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與韓詩說合揭偈皆當爲朅

之叚借白帖十一引此詩亚作匪車朅兮說文朅去也去與疾驅義相近故韓於伯兮詩訓偈爲疾驅貌毛傳於此詩亦言其偈偈疾驅也又案師古漢書集注云⿱制心古怛字攷說文心部無⿱制心字怛下云憯也重文⿱旦心下云怛或从心在旦下憯亦傷也與毛傳訓怛爲傷合馬瑞辰曰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悲也⿱制心驚也並丁割切是⿱制心乃怛之同音假借字嚴可均曰⿱制心與⿰忄制同魯峻碑中心忉⿰忄制亚用此詩今案怛與⿰忄制一聲之轉⿰忄制亦怛之叚借李陵荅蘇武書祇令人

增怛怛怛惻勛怛怛也

韓詩外傳二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案詩攷載韓詩中心𢥞兮𢥞古怛字今本外傳作怛誤揭毛詩作偈訓爲疾驅也

曹風

韓詩內傳曰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成陽縣風俗通山澤篇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

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昔堯嘗遊成

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

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漢書地理

志略同今據風俗通引韓詩內傳云云則知鄭

君曹風譜卽本三家詩說也

蜉蝣

采采衣服

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文選鸚鵡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采采衆多也衆多卽盛貌與韓詩義同沈清瑞曰詩攷以韓詩此條入大東篇攷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

候人

彼己之子三百赤紱

補後漢書李賢注赤紱大夫之服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東平憲王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已作其紱作芾文與此異章懷太子所引蓋据韓詩也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詩刺彼已○（李賢）

（注）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喬樅謹案後漢書郅惲傳言惲理韓詩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皇太子者東海恭王彊也時明帝尚未立爲太子本紀第言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桓榮學通尚書而不言其習何詩然據永平三年詔有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之說則知明帝所習亦當爲韓詩矣

補曹植求自試表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文選卷二十七

不濡其咮

補玉篇口部咮喙也詩曰不濡其咮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咮亦作噣今毛詩作咮字則噣乃韓詩之異文

薈兮蔚兮

補玉篇艸部薈草盛貌詩曰薈兮蔚兮

喬樅謹案薈蔚毛傳訓爲雲興貌玉篇此訓與毛詩義異是據韓家之說又攷說文女部云婿

女黑色也詩曰薈兮蔚兮文義又與毛韓異葢

齊魯詩之異字異義也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補曹植上疏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魏志本傳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詩外傳二天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懾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摽棄則慰之以

禍災愿婉端愨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摶摶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略同惟靜退下有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二句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又〕外傳九天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

嘅我寤歎

〔補〕玉篇口部詩云嘅我寤歎

喬樅謹案毛詩愾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聲攷王逸楚詞九歎章句引詩作慨我寤歎李善文選注廿三廿六兩引毛詩亦作慨字玉篇心部慨太息也愾字訓同是慨愾音近義通作慨者魯詩之文作嘅者又韓詩之異字也

豳風

七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三月之時可豫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〇又八百二十三

喬樅謹案毛傳云于耜始修耒耜也與韓詩說合于當讀如爲與定之方中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兩于字皆讀如爲同古聲于與爲通于猶爲也鄭君士冠禮注于猶爲也又聘禮注于讀曰爲是其證已爲卽修也禮

記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卽詩言于耜之事豳地晚寒故三之日始修耒耜韓毛皆以修釋經于字正讀于如爲正義謂于字訓於言於是始修耒耜其義非是又案夏小正曰農緯厥耒緯耒亦修束之義與于耜同意

蠶月挑桑

補玉篇手部挑撩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本亦作條今毛詩作條桑然則作挑者乃韓詩之異文也條桑毛傳無訓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卽用韓義申毛

七月鳴鵙

補曹植貪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博勞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仁養陰爲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與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及八百四十二引韓詩合是其驗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鵙伯勞伯勞伯趙應時而鳴爲陰候也蔡邕用魯詩亦與曹植所引詩說合是魯韓義同

七月在宇

〔韓詩曰〕宇屋霤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宇屋邊也又云櫋屋邊聯也梠楣也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又云霤屋水流也鄭注士喪禮云宇梠也劉熙釋名云梠或謂之櫋霤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霤亦爲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霤即屋梠之滴水處然則宇也霤也檐也梠也異名而同實

塞向墐戶

〔韓詩曰〕向北向窻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向北出牖也與韓詩訓合說文亦云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墐戶从口者象中有戶牖之形向下曰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是口爲象形也攷士虞禮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云鄉牖屬鄉卽向之叚借牖說文云穿壁以木爲交窗也窗古文作囪說文囪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囪重文窗或从穴窻字乃窗之俗體耳

六月食鬱及藿

（邢昺尒疋釋草疏）其生山中者名藿韓詩云六月食

鬱及藿

案說文引詩同作藿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補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藿爲韓詩訓以尒疋藿山韭

喬樅謹案韓詩藿山韭之說見於尒疋邢疏胡承珙以爲此葢邢昺見藿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此說說文於藿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韱山韭也可見許所據尒疋本不作藿不得合韓詩尒疋爲一此不然也山海經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注引璨曰韭尒疋云藿山亦多之藿當

爲萑字之譌璨卽引尒疋之萑山韭也邢疏多襲舊注以詩之萑卽山韭自是舍人樊光等舊義尒疋說多據魯詩疑魯詩亦作食萑與韓詩同若以說文萑注不及山韭爲疑則尒疋藚牛唇卽汾沮洳之言采其藚而說文藚下亦但云水舄不及牛唇若以說文山韭名韱與萑異字爲疑則說文薺蒺蔾引詩曰牆有薺今毛詩尒疋皆作茨文亦不必盡同也胡說近泥

豈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淩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韓詩說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 初學記七

喬樅謹案左氏昭四年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

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禦其災又曰祭
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與此詩言納冰開冰事
正同曰一之日二之日日在北陸之時也鑿冰
沖沖者取冰之事也納于淩陰者藏冰之處也
曰四之日其早卽西陸朝覿之候獻羔祭韭卽
獻羔啟冰之禮也冰者寒氣之所凝聚鑿冰亦
所以散固陰沍寒深山窮谷之氣故能調四氣
之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而人不夭札否則
凝聚不洩結而爲伏陰矣故先王重祭寒之禮
者斬冰之令非獨藏以備暑已也韓說於義尤

精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詩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喙刺如錐取茅為窠以麻紩之縣

著樹枝幽州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襪雀詩曰肇允彼桃蟲今鷦鷯是也又引說苑曰鷦鷯巢於葦之苕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是則鴟鴞與桃蟲爲一鳥矣

補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喬樅謹案据此檄文知孔璋用韓詩說也

徹彼桑杜

韓詩曰桑杜桑根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徹彼桑土釋文云音杜注同桑土桑根也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𣎴桑皮也音同攷趙岐孟子章句云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亚以桑杜爲桑根之皮徹者撤之叚借撤猶剝也故毛傳卽以剝字

釋徹耳

予手拮据

韓詩曰口足爲事曰拮据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云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此用韓詩之義又云据戟挶也此用毛傳語毛傳拮据

撠挶也段氏玉裁曰字本作戟俗加手旁非是左氏哀公二十五年傳云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是也說文云挶戟持也謂有所操作曲其肘如戟而持之也胡承珙曰挶音與臼同說文臼叉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臼然則戟挶者謂屈兩肘如戟形以捧物也

予所蓄租

韓詩曰租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畜租釋文云畜勅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畜者蓄之段

借租者租之叚借租即蒩字省文也何氏古義曰說文蒩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蒩以白茅周禮音義蒩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巢中以爲之藉葢作巢之始事也胡承珙曰毛傳以爲訓租爲𧨮蕉字之誤篆文爲作𤔶蕉作𦿔字形相近毛訓租爲蕉者猶說文之且訓蕉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所以爲蕉藉義亦相近

東山

熠燿宵行

陳思王螢火論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

喬樅謹案毛傳熠燿燐螢火也說文云粦鬼火也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博物志云戰鬭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爲粦著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著體有光拂拭卽分散無數又細吒聲如鬻豆靜坐良久尋滅玉篇燐鬼火也亦作粦此詩言周公東征之事故韓詩說以熠燿宵行爲鬼火也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廿九張華情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鸛本又作雚攷說文雈部雚小爵也从雈吅聲詩曰雚鳴于垤段氏注云雚今字作鸛小爵二字誤當作雚雀也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鸛雀也亦可證莊子作觀雀喬樅謂雚字與小字形迥別無因致誤小字益水之譌據韓詩章句以鸛爲水鳥是其確證說文即本韓詩爲說鄭箋云鸛水鳥也玉篇雚

部云萑水鳥今作鸛皆用韓詩章句語

烝在蓼薪

韓詩曰蓼薪衆薪也釋文

案詩攷載釋文引韓詩衆薪也作聚薪蓼與蓼同見玉篇艸部

喬樅謹案毛詩作烝在栗薪文與韓異鄭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段氏詩經小學曰韓詩烝在蓼薪廣韵蓼同蓼莪之蓼毛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毛意以此二句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厎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

無析薪之意鄭以伐苕爲比析薪爲賦非詩意矣馬瑞辰曰栗蓼一聲之轉蓼當讀如予又集于蓼之蓼蓼辛苦之菜也毛傳蓋以栗爲蓼之叚借以苕伐而乃在苦蓼之上猶我之心苦而事又苦也韓詩訓蓼薪爲聚薪亦非詩義喬樅謂聚本作众众薪者承烝字言之毛傳云烝衆也韓詩義當亦同衆義兼伐與薪而言薪衆則在薪者非一伐而伐苕之衆亦可見矣故云衆薪明其所繫者之非一伐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薛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文選思元賦注

喬樅謹案薛君訓縭爲帶者尒疋釋詁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注云褘帨巾也馬瑞辰曰說文褘蔽厀也市韠也从巾象連帶之形方言云蔽厀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釋名亦云婦人蔽厀齊人謂之巨巾巨巾蓋對佩巾爲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帨蔽厀有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爲帨詩無感我帨兮當指縭言之此詩結縭謂結其蔽厀之帶故韓詩章句云縭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縭緌也緌亦繫也士昏

禮施衿結帨衿紟古通用說文紟衣系也漢書楊雄傳衿芰茄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帨帶亦謂之衿是知施衿卽詩帶以結其帨也馬說艮題士昏禮毋戒女施衿設帨後漢書馬融傳曰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注云離與縭古字通則縭之爲帨審矣褘之爲物所以蔽前以其象巾之形故謂之帨以其象帶之綏故謂之縭耳縭與褵通玉篇衣部云褵衣帶也爾雅釋文縭本或作褵初學記十六文選李善注六十白

帖十七引詩並作親結其褵

韓詩外傳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又缺我錡

韓詩曰錡木屬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與韓詩以錡爲木屬銶爲鑿屬者互異馬瑞辰曰說文錡鉏鋤也鋤或从吾作鋙廣韻鉏鋙不相當也鉏鋙二字疊韵葢䶣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錯磨者猶齒不相值曰齟齬葢即今之鋸也管子曰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則鋸與斧鑿銶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䶣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屬疑木屬爲芣屬之誤說文芣兩刃臿也方言臿宋魏之閒謂之鏵芣鏵古今字今案說文又曰梟芣臿也从

木入象形䀠聲耒从木丫象形宋魏曰耒也或从金亏作釫鲁𠫵𨝯字子木亦嘗爲耒之誤或省借作木耳喬樅謂說文錡下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毛詩召南傳云釜有足曰錡郭璞方言注云錡三脚釜也釜之有足者名錡鏵之有齒者亦名錡然則錡之爲物葢如臿而有三齒與耒之有兩刃者相似故韓詩以爲耒屬而說文以鉏鎙爲訓也今世所用鉏猶有三齒五齒者葢卽是物而馬以錡爲今之鎞其說非是

又缺我銶

韓詩曰銶鑿屬也

案說文木部梂一曰鑿首也疑即銶之異文

喬樅謹案說文有梂無銶段氏注云許所據詩或字从木作梂鑿首之訓即用韓詩說鑿首謂鑿柄也馬瑞辰曰廣雅云梂柎也柎與附同弣亦柄也管子以銶與鑿並言猶橿爲鉏柄而鹽鐵論鉏耰棘橿亦以橿與鉏並言也蓋鑿首謂之銶其柄別爲一號亦謂之梂猶戈矛之柄曰矜而杖亦曰矜也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未詳何據喬樅謂說文訓梂爲鑿首蓋指鑿柄

之耑而言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注云後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也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也說文云鐓柲下銅鐏也鐏柲下銅也段氏注鐏地者可入地鐓地者箸地而巳然則錄爲鑿首以金爲之故字亦從金又案毛傳以錄爲木屬者胡承珙曰錄亦臿類蓋起土之物釋名臿插也插地取土也故大雅捄之陾陾箋云捄捊也說文捊引取土也捄與錄皆从求得聲所以取土者謂之錄因而取土亦謂之捄周禮

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賈疏云梩或解爲臿或解爲鍬鍬臿亦不殊司馬法之一梩或即管子之一銚皆鍬臿之類歟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二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

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鰕芘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與尒疋釋詁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訓同薛君以九罭爲取鰕芘雖與毛傳說異而要皆以九罭爲網之密且小者緵罟即孟子所謂數罟趙

岐注云數罟密網也是矣